

IM AUGE DES JÄGERS - DER  
WEHRMACHTSSCHARFSCHÜTZE  
JOSEF ALLERBERGER

我在东线的生死瞬间  
一名德军狙击手的战场回忆

[德] 阿尔布雷希特·瓦克尔 著 西凤 译



# 我在东线的 生死瞬间

Im Auge des Jägers - Der  
Wehrmachtsscharfschütze  
Josef Allerberger

一名德军狙击手的战场回忆

[德] 阿尔布雷希特·瓦克尔 著 西风 译



 中国市场出版社  
China Marke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我在东线的生死瞬间：一名德军狙击手的战场回忆 / (德) 瓦克尔著；西风译.  
—4版. —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092-1367-4

I.①我… II.①瓦… ②西… III.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史料 IV.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87583号

Copyright © 2000 Albrecht Wacker & Torsten Verhülsdonk

Copyrigh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simplified characters rights only) ©  
2014 by Portico Inc.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y under “*Im Auge des Jägers - Der Wehrmachtsscharfschütze  
Josef Allerberger*” by VS-BOOKS Torsten Verhülsdonk, Herne

Published by China Market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5-2120

---

出版发行 中国市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月坛北小街2号院3号楼 邮政编码 100837

电 话 编辑部 (010) 68034190 读者服务部 (010) 68022950

发 行 部 (010) 68021338 68020340 68053489

68024335 68033577 68033539

总 编 室 (010) 68020336

盗版举报 (010) 68020336

邮 箱 1252625925@qq.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毫米×240毫米 16开本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张 16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00千字 定 价 5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前言

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束，希特勒的军队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向西撤退。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将永远成为德军士兵在面临极度困境时所展示的战斗能力的标记。

对于这场战役，无可否认，已经有了很多的著作，既有事实又有分析。但是，战场上的人们所遭受的磨难、每天面对恶劣的气候以及面对敌军时所作的苦苦挣扎、极度的恐惧与担心，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要想用语言来准确描述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所尝试的，仅仅是努力记述那些士兵的经历和情感。



书中的男主角是一名狙击手，从一开始就了解这一精英型士兵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从他们的自身角度看，因为出色的军事技能，他们得到了大家的钦佩和尊重；他们往往身处敌后，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独立作战；他们所作出的成绩和贡献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从敌人的角度看，这些狙击手就是垃圾中的垃圾，比不加警告就胡乱开枪的冷血杀人犯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一个狙击手能存活下来，并且说出他这一行当的秘密——绝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技术生存，这就意味着必须牺牲那些倒霉蛋的生命。毫不奇怪，几乎所有幸存的狙击手都闭口不谈自己的经历，就好像这一切从未发生过。这就很好地说明了他们的个人记述为何如此罕见并广受欢迎的原因。

时隔50年后，一名最厉害的德军狙击手决定打破沉默，通过漫长的交谈与他的传记作者分享他那非同寻常的经历。当然，事隔那么长时间后，对那些可怕事件的记忆大大超过其他事情，这就必须把那些秘闻轶





事整合成一个凝聚的整体。通过一丝不苟的研究结果来填补相应的空白并为那些事件配上背景，这是个复杂的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所呈现的故事才是一个完整的篇幅。

作者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每个人都认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当苏军和盟军的神枪手被称为“英雄”而无比荣耀时，德军的狙击手却成了邪恶的杀手。奇怪的是，甚至在他们自己国家，情况也是如此。

以下所述的就是塞普·艾勒伯格（Sepp Allerberger）的故事。战前，塞普是萨尔茨堡附近一个小村庄的木匠，但是，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也卷入了战争的漩涡。他所在的部队——第三山地师第144猎兵团被部署到了东线。塞普和他的那些战友，绝大多数是来自阿尔卑斯山区，无疑，这让他们更加亲近，士气更高，不管遭遇了多少挫折和困难，他们依旧成功地保持着这一士气。





接下来的记述生动地描绘出，从斯大林格勒的撤退，是对每一个参与者的最大考验。第六集团军被歼灭后，不知何故，第三山地师成功地逃脱了包围圈，从而避免了和他们众多同胞们相同的命运。经过在米勒若沃（Millerowo）冬季的血战，塞普所在的团，战斗力缩减到原建制的四分之一，但该师突围而出。

接下来的几个月，第144猎兵团在靠近伏罗希洛夫斯克（Woroschilowsk）站稳了脚跟，随着补充兵和新装备的到达，该团充分恢复了战斗力。和他们过去所经历过的战斗相比，艾勒伯格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首先面临的是轻微的战斗，而不是大规模的进攻。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骚扰，这就是来自苏军狙击手的持续威胁。总的来说，那些狙击手的受害者大多是新兵，没有太多战场经验。防守中的德军发现，面对这种持续的威胁，他们几乎无能为力。首先是很难发现对方狙击手的准确位置，甚至，即使找到了他们的所在，总是用迫击炮和机枪驱逐他们也使得这些武器严重供不应求。

对德军来说，越来越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迫切需要训练有素的神枪手来与敌军对抗……



# 目 录



第 1 章 1943年9月，乌克兰前线的机枪手 /001

第 2 章 一个狙击手的诞生 /019

第 3 章 尼克波尔，堑壕战的滋味 /037

第 4 章 从尼克波尔撤退 /063

第 5 章 通往因古列茨路上更多的恐怖 /081

第 6 章 巴卡洛夫绝望的防御战：被打死的马匹、  
哥萨克、女狙击手和我们自己 /097

第 7 章 德涅斯特河宜人的日子 /117

第 8 章 1944年夏天，在尤登堡的狙击训练 /129

第 9 章 背后一刀 /151

第10章 我开始了解了这些苏联解放者 /173

第11章 我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 /183

第12章 飞行法庭和长途跋涉回家 /213

附录：荣誉证书 /243

出版说明 /247



## 第1章



# 1943年9月， 乌克兰前线的机枪手

我出生于1924年9月，家在一个小村庄里，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属于奥地利的那一侧，靠近萨尔茨堡。离开学校后，我做了父亲的学徒，他是一个木匠，经营着一个拥有两名雇员的小店铺。

1942年秋天，应招加入德国国防军的合格通知被送达我们村，对村里每个人来说，这可是一个喜庆的日子。结果，我们十二个英雄穿上了节日盛装，消防队的乐队演奏了一首活泼的小夜曲，乡长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其中提到了祖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然后，德国少女联盟<sup>[1]</sup>的姑娘们给我们每人一大束鲜花，并帮我们把它戴在蒂罗尔帽檐上，如果有谁没戴帽子，那就把鲜花佩在衣领和左肩上。接下来，我们坐下拍了一张集体合影。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想过年轻的生命葬送在战场上的可能性。战争结束后，我们这十二个人，只有六个还活着。

[1] Bund Deutscher Mädchen，德国少女联盟。纳粹德国的青少年组织构成如下：10~14岁的男孩子加入“德国少年团”，女孩子则加入“女童队”；14~18岁的少年男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少女则加入“德国少女联盟”。——译者注。

在1943年2月我被正式征召进第三山地师第144猎兵团之前，我还可以完成我的木匠学徒期。第三山地师的征募对象主要来自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在库夫施泰因（Kufstein），我通过了虚假的健康检查，他们宣布“Kriegsverwendungsfähig”——适合服役，然后又经过一些常规的手续，我拿到了发给我的制服等，十天后我赶到贝希特斯加登西面的米滕瓦尔德（Mittenwald）兵站报道。完成为期六个月的军事训练后，我成为一名合格的机枪手。在整个训练的基础课程中，我从未听说过“狙击手”这个词是步兵作战的战术构成，无论是我军还是苏军，虽然也曾提到过苏军的男女神枪手们喜欢在前线的后侧阵地对着我们射击，而这正是我们机枪手的主要目标。

训练是艰苦和严格的，但并不像战前所描绘的那样充满了欺骗，也不允许士兵们懒懒散散。所有的新兵经过这种训练，无论是体能还是武

下图：1942年，这些稚气未脱的少年对未来还怀着骄傲天真的憧憬，而在不远的未来，他们中的六人将葬身战场。（前排左二为塞普）





器操作，都达到了巅峰状态。训练我们的教官们战场经验非常丰富，他们尽心尽力地把他们所掌握的实用知识传授给我们，他们很清楚作为新兵将面临的战场危险。

1943年9月初，我收到了出发令，赶赴东线的南部战区加入第144猎兵团，靠近伏罗希洛夫斯克（Voroshilovsk，1943年之后更名为斯塔夫波尔），那是一座乌克兰的城市，位于亚速海（Sea of Azov）东端再往北数百公里处。对大多数新兵来说，他们还有三天的假期，这是向自己家人告别的最后机会。妈妈的手在我头上温柔地抚摸着，我的爸爸——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兵，躲在他的木匠铺里，把他的担心深深地藏在倔强的嘴唇后。当我即将踏上返回米滕瓦尔德兵营的汽车时，妈妈放声大哭起来，爸爸紧紧地拥抱了我，这是他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很显然，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对我低声道：“一切小心，我的孩子。我从心底里希望你能安全回家，但是，这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汽车慢慢地驶离了村子，我向他们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盯着前方，否则我自己肯定也会哭出来了。

几天后，穿过一望无际的俄罗斯大草原，我们被运送到顿涅茨盆地（Donetz Basin）。每节运牲畜的车厢里都铺着厚厚的稻草，这些车厢连成一串，由两部火车头牵引着，为了防止敌人空军或游击队的袭击，有两节货运车厢上还安装了20毫米四联装高射炮。现在是俄罗斯的7月，天气酷热难耐。

1943年年初结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损失了25万人马，包括全部的武器和装备，这标志着德国军队好运的终结。1942年12月18日和19日，连续两个晚上，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要求希特勒允许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中突围，这是拯救第六集团军的唯一办法。他的提议得到了总参谋长蔡茨勒的积极支持，但希特勒却拒绝了这一建议。



后撤一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违反了他的军事部署。现在，最后的希望就是陆军元帅保卢斯了，正如希特勒的军事副官盖尔哈德·恩格尔少校在1942年12月22日的日记里明确指出的那样：

狼人<sup>[1]</sup>，元首最高统帅部（FHQ Wehrwolf.）：这里意志消沉。每个人都希望保卢斯能冒险下达命令，让他的部队突出重围。即使物资装备完全损失，但他至少可以拯救那些士兵。约德尔今晚的发言非常严肃，看得出，他指望着保卢斯能自作主张。

但保卢斯不是曼施坦因，甚至不是约德尔，所以第六集团军只好待在斯大林格勒等着腐烂。在1942至1943年的冬季期间，第三山地师第144猎兵团在斯大林格勒南侧奋战，勉强逃脱了被包围的厄运。经过在米勒若沃的一场血战，该团突围而出，到达伏罗希洛夫斯克的新前线后，该团的实力衰减到原先的四分之一。接下来的六个月间，第144团一边挖掘战壕防守，一边接纳新兵和新装备以恢复自己的战斗力。在这段休整期间，他们很幸运地只遭遇了为数不多的几次袭击骚扰，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以及偶尔的炮击和苏军狙击手的冷枪。

苏军狙击手的受害者，主要是一些新兵和缺乏战场经验的人。由于缺乏重武器，大多数时候，德军对于苏军狙击手无计可施。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现象：确定了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后，德军用中距离步兵武器反击，例如迫击炮、MG机枪，甚至是比较罕见的PAK反坦克炮。德军完全没有与之对抗的狙击手。

我加入了一个作战小组，从而完成了最后的人员补充工作，这使得

[1] 希特勒位于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叫作“狼穴”，设在苏联境内文尼察的前线指挥部称为“狼人”。——译者注。



上图：猎兵们已经就位，期待着即刻到来的战斗洗礼。

第144猎兵团彻底恢复了原先的实力。近三周以来，第三山地师恐慌地注视着苏联红军，他们得到了美国武器装备的加强，正准备在顿涅茨盆地以及乌克兰发动新的攻势，所以，每一名到达伏罗希洛夫斯克的新兵都非常受欢迎。

等我们到达后，立刻“幸运地”得到了战火的洗礼，根本没有机会让你去慢慢适应。到达部队的第二天，我们就投入了瑞德基纳峡谷（Redkina Gap）的激烈战斗中。我们被分配到的这支部队是属于“鞭打快牛”性质，战后的幸存者都认为，第三山地师纯粹被当作步兵使用，而且总是出现在东线战场南方战区的热点作战地区。我们师的损失非常大，根据最终统计，全部的伤亡人数是部队建制的好几倍。

顿涅茨盆地拥有大量的煤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物资来源地，这无疑是交战双方关注的焦点所在<sup>[1]</sup>。当初，随着德军的挺进，这里众

[1] 顿涅茨，过去我们常称之为“顿巴斯”，这里按照英语原文翻为“顿涅茨”，具体地理区别不再做进一步研究。——译者注。

多的矿井及其庞大的地下坑道并未经过仔细的检查或清理，所以很多建制完整的苏军单位躲藏在地下，静静地等着德国部队从头顶上走过。无论他们是否能够做到，这些苏联军队会突然出现——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出来的，然后从背后攻击德军防线。这种遭遇战发展成可怕的贴身肉搏，双方常常会跌入矿井的坑道中。

伴随着强烈的斗志，苏军已经突破了德军的防线，目前正在试图扩大桥头堡阵地。第三山地师的指挥官考虑到眼前的情况非常危险，立即下令发起反击，但这一行动并未做事前准备，部队也没有重新编整。反击成功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1943年7月18日，天刚亮，我们这些猎兵悄悄地进入了前沿阵地，大伙儿的脸上明显带着紧张和焦虑。一场新的战斗打响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排解焦虑——嚼一块黑面包、吸烟、撒尿或者是频频去大

下图：炮火近在咫尺。







便。很多新兵肌肉痉挛，看上去似乎患了运动障碍征。我带着严重的不适看着这一切。我自己的状态并不好：一想到食物，肚子里马上开始反胃，同时，四肢发软。在如此紧要的关头，我彻底明白了，一名富有经验的排长——他早已受过“前线圣水”的洗礼——对我们新兵来说简直就是上天赐予的。

注意到我的恐惧，他用平静的语调对我说：“保持深呼吸，猎兵！把注意力集中在MG机枪上，只要像训练时那样射击就行了。注意我的信号。我会照顾我的孩子们，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会和你待在一起的。到现在为止，我每次都能把我的排从混乱的战场带出来，我还从未损失过一个弟兄。”他的话，最后两句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但是，却给了我力量去克服自己的焦虑，并且能意志坚定地面对战火洗礼所带来的任何恐惧。

伴随着猛烈的炮击，我军进攻的第一阶段在5点之前开始了。正在进行的炮轰看起来像要把我们前面的地面全部犁上一遍。土地被连续而又沉闷的炮击炸得翻了过来，每一发炮弹的爆炸，都裹着大团大团的泥土和青草，抛向清晨晴朗的天空。随着炮击的延伸，在炮弹落地的轰鸣声和弹片四溅的呼啸声中，我开始注意到那些炮弹在空中所发出的奇怪的、令人恶心的尖啸。

我们这些猎兵蜷缩在战壕里，等待着向前进攻的命令。大约20分钟后，炮击逐渐停止了，紧接着就是一阵令人不安的寂静，这期间，苏军伤员可怕的哭喊声清晰可闻。进攻令下达了。突然间，我所有的紧张不安全感全部消失了。

战场吸引着我们向前，像旋风一般冲过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地面。与此同时，苏军的大炮开火了。我刚从战壕里挺起身，第一发炮弹就在我们的队伍中炸开了。我听见了炮弹破空的飕飕声响，就在附近。我那些



战友立即向右散开，但一个来自贝希特斯加登的18岁的士兵被击中了。弹片割开了他的军装和腹部，肠子流了出来，大约一秒钟后，他带着不相信的神情试着把冒着热气的器官复位。

我放下自己的MG机枪，觉得有责任去帮帮他。一名军士拍着我的肩膀喊着：“向前冲！为你的朋友你做不了什么。给我们的人提供火力掩护。”那名负伤的年轻人双膝一软，脸朝下倒在这片震荡不止的土地上。我重新端起MG机枪，匆忙向前冲去，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求生的本能占据了我全部的意识，死亡、恐惧、焦虑完全失去了意义。射击、装弹、向前冲是唯一现实的：寻找掩护、搜索敌人——就像捕食中的动物一样。<sup>[1]</sup>

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种奇怪的蜕变正在发生：一个没受过太多教育的人，从战壕里冲出来，经过战场上几个小时的暴力磨炼，成为一名步兵，用“warrior”这个词的本义来说就更好了——勇士！恐惧、鲜血、死亡，这一切就如同炼金术里的成分，陶醉或麻醉着其中的参与者：它终结了我的个人清白，扫除了关于“我的未来”所有的幻想和美梦，冲走了我的生活。我被迫杀杀杀，战场上的杀戮成了我的职业，命运要求我必须完美地掌握这一技能。

我们向前冲锋时，有那么一刻未受到敌军火力的骚扰。MG机枪在我们的侧翼掩护着，我们这个战斗群小心翼翼地爬过灌木丛生的地域。20米开外的矮树丛中，敌军躲在一处隐蔽的阵地里开火了，一串冲锋枪子弹扫来，一名猎兵中弹，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我调转MG机枪，对准我们的冲锋方向毫不犹豫地开火了。几枚手榴弹扔了过去，立刻让苏军的射击安静了下来，猎兵们迂回绕到了苏联人的隐藏地，不过他们现在已经逃之夭夭了。

[1] 冲锋时，绝对不允许停下来救助倒下的战友，这应该留给后面的救护队。某些以救助战友为借口逃避冲锋的士兵，军官往往会当场执行战场纪律。——译者注。



灌木丛那边，躺着四具苏军士兵的尸体，差一点就掉进入口处，这个入口连通着经过巧妙伪装的地下坑道。这下面，很可能就是这些俄国人近几个月居住的“家园”，地上的新痕迹一直延伸进矿井。好奇心和迷惑感驱使猎兵们做进一步的侦察，他们把步枪竖起着，慢慢地爬进了深不可测的黑暗中。几分钟后，他们消失在地面上，我听见里面发出了沉闷的射击声。过了没一会儿，这些战友们又爬了出来，个个脸色都白得像纸一样，还有几个人在干呕，看上去每个人都很震惊。

现在可没时间提问，苏军的一个连又发起了一次新的进攻，并伴随着旋风般的炮火。这场激烈的对抗一直延续到夜里十点，我们排退回到今天早晨发起进攻时的战壕里。我们对苏军抵抗的顽强程度完全估计不足，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在第二天再重复一次今天的进攻过程。双方



右图：手术经常  
在户外进行。